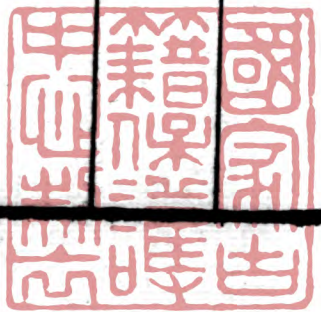




西莊始存稿卷十六

序

朱氏族譜序



先母朱淑人之姪曰思任纂輯族譜請予序之朱氏在宋有諱禹者從高宗南渡至崑山縣膠城鄉之南十三都陳家行居焉其地近南翔寺嘉定間析置嘉定縣朱氏籍嘉定禹之後七世至存仁者官理宗朝子堯煥當咸淳間隱居不出又六傳至昱當明洪武間爲贅婿于七都殷家行之毛氏遂自陳家行徙居焉殷家行在南翔之東南黃浦之

上北去大海不數里殷氏爲大姓在明多以入貲
仕者今幾絕而朱氏自昱至今四百年頗蕃衍居
殷家行如故雍正間析置寶山縣朱氏又籍寶山
自昱以上或逸其名昱以來乃可譜云昱生浦浦
生楠楠生烈烈生嘉猷嘉猷爲祠堂以合其族人
名曰永思堂唐處士時升爲記嘉猷生平平生凝
中凝中生子尚子尚生金銓字大宇官江寧府儒
學訓導先淑人考也訓導公有三子五女孫曾男
女外孫男女凡數十人未艾而退休于家有田宅
麤饒足而夫婦壽皆近八十福幾備矣予幼從先
淑人至外家與羣兒嬉怡然不知有塵網之拘迫
也弱冠謀食四方顛頓世途坎窞交牽意氣沮喪
頽然成翁游丁大故心摧淚盡重登朱氏之堂惘
惘若夢而朱氏亦死喪相繼存者皆困不自振思
任懼先業之將墜也聊爲是譜以寓其收族之義
思任其賢矣哉嗚呼自予所見里中故家右族能
保其舊者尠矣朱氏之復興也則可待乎予痛先
淑人之蹇苦以終世讀是譜喜得其詳遂見于予
文志不忘也

鍼灸集成序

明萬歷間巡按山西侍御趙君文炳有痿痺疾醫者罔效乃延燕人楊繼洲至三鍼而愈叩其術出所著鍼灸秘要一編侍御猶以爲未備廣求羣書俾取有關於鍼灸者采摭編次勒爲十卷命曰鍼灸集成鏤版置平陽郡齋後歲久版皆刊闕乾隆二年知府事會稽章君念是書不可無傳重爲校刊以惠來者按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沖遠正義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是則古者治病以鍼灸爲首周禮瘍醫剗殺之劑說者謂剗以砭殺以藥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乃於疾醫之制惟詳五味五穀五藥獨不及鍼灸殆舉藥以該之爾左氏傳醫緩對晉侯言達之不及杜氏釋達爲鍼而趙氏解孟子亦云艾可以灸人病下至西漢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旁篇諸書出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箴石湯火所施特爲詳備由是專論鍼灸者有玉匱赤烏經及程天祚秦承祖徐叔嚮華陀殷元釋僧匡諸家趙希弁讀書志亦載子午經一卷明堂鍼灸圖三卷蓋鍼灸之由來尚矣人有疾病往往潛伏腠理之間惟

相其孔穴之所在而施鍼灸焉所以宣鬱攻邪而助五穀五味五藥之所不及也予觀是編首列太醫院銅人腧穴圖縮本次論經脉次列其法次述其主治禁忌博瞻而明析洵爲醫家之要書章君於政理之暇復新此刻以繼趙楊兩君之志由是鍼灸一科之旨粲然復明於世真仁人之用心也已且吾聞之上醫醫國章君用心如是必能移宣鬱攻邪之術而施之理人者故樂述所聞而爲之序

唐半壑印譜序

曩子姊夫陳子芷洲最善摹印蒼古秀勁風神畢備芷洲歿而其高第弟子唐君半壑又以摹印擅長蓋其骨格宛然芷洲遺範而頓放結構又自變成一家直追趙吳興王元章文三橋諸人矣昌黎韓子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雖然識字其難哉摹印小技也其根柢之淺深波瀾之大小較之文章相去逕庭焉今之君子好爲文章而不能識字者何多也半壑於此技研精六書一點一畫悉稽之說文汗簡玉篇諸書而不敢苟下然則他人於爲文章尚不識字半壑於摹印尚必識字何妄與

慎若此之相懸也予性好蓄奇石嘗遊閩中好事者爭以壽山石見餉顧芷洲歿後孰爲予篆刻者乎幸而半壑不遐棄予時爲予奏刀篋中所藏半壑之製積久幾及數十方半壑之惠予也厚矣予博觀古人金石刻漢魏六朝撰書人姓名往往不著至唐人之碑無不題撰書人姓名而鐫刻姓氏亦必列焉如史華邵建勳之流皆以刻玉冊官爲當世所重今半壑摧藏窮巷中未有物色之者豈今之人徒薄爲小技不屑過而問乎抑實未知其所以工乎夫半壑之技至矣而未知其所以工者豈非實未識字之故乎且予又思之人之姓名刻之于石則必求其工至于人品心術乃所以無負此名之實也而人或反不甚留意焉然則不知半壑摹印之工者殆猶其小失也夫

曲沃縣志序

曲沃於春秋晉宗邑也自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此其後併晉遷於絳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爲城之曰新城傳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實魯成公六年也自是終晉之世皆居新田云漢志聞喜故曲沃武帝更名絳晉

自曲沃徙此絳水出西南續漢志晉志並同其時
未有曲沃也北魏始有曲沃與聞喜絳並立析絳
之新田置也自隋以來皆因魏是故今之聞喜古
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舊說相沿如此吾友
湘潭張坊和五令曲沃輯縣志四十卷獨駁去舊
說以爲古曲沃不當逾絳山汾澮以南且武帝紀
謂帝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蓋左邑
亦古曲沃境故地志遂指聞喜爲曲沃耳反覆考
之當以今縣治西南數里之故城爲古曲沃而今
縣治內有晉世子墓當爲申生所居之新城其新

田則今縣治西三十里有地猶呼新田者當汾澮
之交正與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惡者相合
君之說援古証今博辨無碍聞者雖疑且駭君不
爲奪予方繫官京師惜未暇從君眺覽登陟于其
間據所目驗質諸傳記以辨君說之是非也夫牧
民之事蓋有急于考求古迹者矣務其急者則其
緩者恐不能兼舉也今之爲吏者未必皆能務其
所急也乃其于所謂緩者亦遂汲汲焉若不暇以
爲何哉君在曲沃六年矣方以課最入 覲來京
師與之語于其一邑之利弊因革罔不條舉縷縷

西東如不稱
然如君者殆洵能勤于民事克稱厥職者與大吏以君書上考其真名實相應而無濫者與然則援古證今考正傳記之訛謬此蓋君之末與視今之為吏者若相逕庭矣彼新田新城古曲沃之是非予固未暇辨也聊為論著其說而歸之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以實學倡天下士念鄉會試表判多係夙構非核實之道悉從刪省改為首場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經義四篇五言八韻律詩一首三場仍試策五道自乾隆己卯科為始定制一新海

內喁喁向風期進于有體有用以雷同勦說為深恥是科屆期夏六月禮臣以各省考官請特命侍讀學士臣王鳴盛為福建正考官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胡澤潢為之副伏念臣海鄙孤寒至庸極陋仰荷

皇上天恩簡拔一甲進士選入詞館丙子考試試差一等鄉會兩奉恩命充同考試官散館一等留編修職戊寅三月特旨考試翰林于正大光明殿復蒙宸鑒欽擢一第一名超授學士備員講幄扈蹕盤山今歲京察引見恩准一等記

名考試試差復蒙 拔置一等三名畀以掄才重
任臣自顧何人乃得 疊邀天獎簡任大省文衡

聞 命戰兢凜凜焉惟不克報稱是懼既乘傳抵
閩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福建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臣吳士功提
調則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德福福建糧
驛道分巡福州福寧等處地方臣蘇凌阿監試則
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臣史奕昂福
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一級臣徐景熹內簾監試
則邵武府同知臣孟琇乃進提督福建學政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莊培因分巡臺灣道提督學政加
三級臣楊景素所錄士七千餘人扃闈試之臣鳴
盛偕副考官率同考官知縣臣賀世駿等悉心品
第公定去取復于闈中跪接 恩旨擢臣鳴盛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殊榮特賁異數頻加感激
鴻慈銘心刻骨于是倍加奮勉殫慮搜羅臣恭繹
皇上幸貢院詩有曰傳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鑑
負初心語婉意嚴使考官讀之而汗流舉子讀之
而泣下况臣起自單微回想少賤之日青衫席帽
奔走棘闈閱二十年幸得蒙 九重特達之知通

西華女不稱 卷一六
籍五載晉佐綸扉今茲校閱之際風簷况味宛在目前上感

君恩之高厚俯念場屋之苦辛展轉傍徨悚惕靡已爰于分卷之初即焚香自誓所不以矢公矢慎從事于此役者明神殛之罔有攸赦廼竭二十五晝夜之力遍查落卷反復詳審得士八十五人副榜十七人制義以理明詞達爲尚膚泛者怪僻者弗敢錄詩律以志和音雅爲尚俚俗者蒙滯者弗敢錄對策以詳贍平允爲尚空疎者浮誕者弗敢錄每當漏殘燈炮口哦手披較計毫釐忖量甲乙靡不本我

皇上聖訓論文之大旨奉爲準繩雖識鑑自愧多疎而良心不敢稍昧庶幾因文而知其人拔十而得其五他日或有蓋臣端士出乎其中以仰酬國家樂育之澤于萬一則幸甚矣臣旣彙錄文十
九篇詩一首上呈 御覽謹循例颺言簡端敬陳
一時將事之微忱如此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
侍讀學士今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王鳴盛
謹序

重刻諸葛忠武侯集序

文者藝能之末耳古之人賤而忽之比之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尊之者則又以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何其所見之殊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之所重德而已矣功者性分以外之物時至則居之非所貴也而言又何貴乎蓋必無所見其德不能有其功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不得已而托之言者文即其德與功也徒以言而已者藝也古大賢志士之文之能自立於天地間者皆不得已而有言如其德已盛而功已備則固無所事於言矣即有言特其功德流露之餘耳彼豈樂以言見哉蜀丞相忠武侯諸葛氏道德人也無意于立功又何意于立言有文集出晉泰始十年平陽侯相陳壽校定錄寫上詣著作凡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梁有二十四卷隋志二十五卷唐志與梁同侯之文存者如此而已今俗刻本冗謬日甚往往摭拾裨官繁猥僞撰之文竄入之增益至十餘冊數十萬言一若以部帙之富爲侯助其氣色者嗚呼一何陋也明有楊去奢刻本崇禎中三十六世裔孫基畫士年昆季取楊本重加增損藏於家吾友子襄士年元孫

也重刻之予觀此本雖稍勝俗本其間冗僞尚多予意欲刪三之一子襄不忍也曩見坊刻劉文成遺書一切妖妄不經之言皆歸之最穢雜可憎予於此集亦同此恨既未得舊本無以奪子襄意而古大賢志士之不欲以文名有非流俗所知者遂因子襄之請書之簡端

怡菴文集序

明初陳惟允先生汝言避兵來吳居船場巷得朱勗故居名朱家園者更名綠水高季迪楊孟載咸有題詠惟允既坐法死遺孤爲嗣初先生繼母吳

教以讀書使從王行俞貞木遊略通五經義人呼陳五經以楊士奇薦授翰林五經博士時仁宗于大內西思善門闕宏文館命楊學士溥主之先生與王侍講璉同入直尋遷翰林院檢討預修兩朝實錄弟子杜瓊字用嘉沈周字啓南子寬字孟賢完字孟英並能傳其學所著怡菴文集版久不存裔孫溧水訓導某購得舊本欲開雕而未果子某乃克踵而成之先生之文紆徐澄澹平易而有味書曰辭尚體要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先生之作可謂尚體要明且清者矣抑予聞先生事

母至孝躬自執爨仁宗使人覘之方提甕出汲使
者返報遂被徵錢蒙叟詩云長洲陳五經摳衣跪
母提汲瓶籬邊使者星馳報天子詔書一夕來青
冥蓋指其事也然則先生之所以爲文者又自有
在寧特其辭之工而已邪列朝詩集稱怡菴集四
十卷竹垞云十五卷茲刻二十卷從明正統間蘇
郡守西蜀李從智所刻本也

林次崖先生集序

世每以道學與經濟判而爲二於是乎有駁雜之
經濟有迂疎之道學皆俗學之謬也按前史但有
儒林傳自元修宋史始別立道學傳顧道學之真
者每不樂居其名至明代講學者日衆往往以指
斥象山爲能事一若有此即可以接武乎紫陽者
而考其行已立朝輒迂疎而無實世亦何貴有此
道學哉同安林次崖先生自少承鄉先正蔡氏虛
齋緒論篤志聖賢之學乃予讀其集中之文則惟
有關經濟者居多若聚生徒立門戶叫呶爭鬪以
爲護道者皆先生所不取嘗與舒國裳書謂近日
紛紛朱陸之辨皆如矮人看場譬之于金朱子陸
子皆真金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而又何以論金

哉先生之持論如是蓋惟其不欲以道學名故獨得道學之真而發之於經濟亦有其實也先生歷仕數十年銳意以用世自任而守道守官屢起輒躡由南京大理寺正謫判泗州罷歸起廣東僉事歷南北寺丞復落職知欽州擢備兵海上終以拾遺罷不得盡展其用方其在南寺丞也世廟初御極條上新政八要兼請息內臣機務罷其鎮守迨再擢寺丞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所言皆中興大計天下根本綱要之所在假使當日能悉舉而厝之誠有足遏亂源而成至治者其判泗州則以

歲饑精求救荒事宜上荒政疏萬餘言在僉事則請豁無徵以蘇竈丁蠲徭役以澄國課咸詳明切實確然能興利除弊若夫因遼東兵變而請練內兵以殺邊兵因安南莫登庸之亂而連上六疏力主必討之議則先生之運籌決策燭照數計尤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也夫豈如俗學之迂踈者所可同日語歟先生所撰四書存疑十八卷易經存疑十二卷與虛齋蒙引並傳學者久奉爲圭臬而集版已漫漶陳舍人鴻亭重刻以行世不遠千里郵寄屬爲之序舍人好古力學闡揚前哲之遺文以

嘉惠來者甚盛心也遂不揆穉昧而論之如此

王慙思先生文集序

深澤王先生植字慙思著述甚博又好爲古文辭
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積學數十年登康
熙辛丑進士第出知壯縣大州政績甚懋所去人
思之儒者之效隱然已見其端緒矣退居林野年
及耆耄猶篤學不倦矻矻手一編刻集旣成特遣
猶子灼走京師乞予爲序予成進士後于先生者
三十餘年而先生過相推挹辱使論定其文予曷
敢辭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

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榦
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蔕葉也譬諸水然
義理其原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溉灌其利
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滌洄演漾足以供
人翫賞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
則古今未之有也孰爲重義理爲重天下未有無
根之木無原之水而能久長者也雖然豫章之材
刈其幹而徒存其本可乎哉執湔氐而曰江盡是
執泐澤而曰河盡是是豈不爲大愚乎是故義理
之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爲之末詞

西來如存和 卷一六 古
章者潤色之資此則學之緒餘焉已爾先生之學
固嘗有意于義理矣其徵引經史左右貫弗又未
嘗不留心于考據也此殆所謂以有本之學爲有
本之文者乎我 朝百餘年以來作者林立然而
若蒙叟若朝宗若叔子若梨洲之所撰述皆勝國
事居多其的然爲我 朝之文者前則汪鈍翁近
則方望谿李穆堂耳茲三家者其文工矣其根柢
未必遂追配古人也求其本末兼該華實並茂爲
我 朝文人冠者將誰屬與如先生者似近之矣
予固未之逮者聊因序先生之集而發予之膚言
有識者平心觀之當有公論出焉而不在乎耳食
皮相者之叟叟也

扶左堂集序

吾鄉勝國諸先輩多以古文辭著稱鮮有及韻語
者方其初王常宗徵士倡論排楊鐵崖學者始知
文有正派而其詩棘塞殆不可讀嘉隆以降唐叔
達婁子柔李長蘅徐汝廉四先生師法歸太僕檣
柱王李頽波而詩視常宗篇什亦稍富貞文黃先
生繼之可謂盛矣要之精力盡於古文詩特縱筆
而出蓋非其意所屬也入 本朝於是陸菊隱張

樸村孫松坪張匠門趙蒙泉張南華六君子者相繼出皆彬彬具體與勝國先輩以詩爲餘事者有異就六家中最工莫如松坪先生左太冲有言曰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登高能賦者誦其所見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似若無取乎古人者然沈休文叙次兩漢魏晉及南朝之詩人而總之以爲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天兩漢魏晉及南朝之善詩者亦不過各寫其所志所見云爾於風騷何與而休文斷然言之蓋古今之心一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迨夫造意鏤詞結體布格之旣備而以絜諸古人靡有不合者也若其本無所得而斤斤焉求離合乎古人雖取徑不一而其失則均松坪先生之詩枝條豐縟光澤鮮好徐而察焉則凡夷愉悅懌於邑饨結其所志者皆可考而知也凡平生經歷自山林而邊塞而館閣其所見者皆可述而志也蓋根本自得而能多師以爲師譬若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信乎其工矣先生初名翹夢人書致彌二字示之更今名字愷似別自號松坪居士早以國子監生膺

聖祖特達之知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未受官遽歸
年四十餘成進士選入翰林坐事去官後得白終
侍讀學士集曰杖左堂集別有未申集先生被難
在未申兩年故云今皆掇入全集又有梅泝詞別
花餘事詞衲琴詞先是趙先生三張先生集已刊
行今先生外孫程君宗傳復盡刻先生詩以傳於
世而菊隱先生集卷帙甚繁今里中雖有鈔本莫
爲刊布將就堙沒斯文之有幸不幸豈不重可慨
與予尤嘉程君之志故附著之

西莊始存稿卷十六

西莊始存稿卷十七

序

張少華詩集序

憂悲愉喜夫人而有之光景物色隨所處而遇之
惟工于言者爲能極其所至而傳之若此者才爲
之乎情爲之乎情不深則無言或強言之人弗感
也然則情者言之本也才將緣是而萌茁焉雖然
請言其用夫邃古之謠諺蹙蹙而不能成聲才未
開也小夫女子片言極致而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才有所圍也即使爛然具體入著作之林矣而猶

或甘辛異宜丹素各適無他其才偏至而止也是則能達其情者非才不爲用有深于情而絀于才者矣未有才之至而無情者也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璫珮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華之爲雕綺素之爲布菽自非懸解超覽之士孰以與于斯乎今世之詩人多矣吾友張少華之才之妙蔑有能兩之者也其體氣故高格復日變而不窮含洪并纖鎔爲一器譬之天孫五色之雲錦化人九天之欬唾機杼獨出珠玉隨風茲非其才爲之與張子齒未逾中年遊不越千里所更涉之憂悲愉喜物色光景宜若無多而挹其波瀾若無涯際自茲以往讀書日富更事日深解悟日遠元微之稱少陵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夫亦何足爲張子難哉我國家景運懿鑠文思橫被人才蒸蔚如山川之雲氣春夏之草木雷雨頽傅羽翮者麻列藝林而張子適生其時海內愛才者將褰裳以就焉而予以蹇鈍之質憑軾而觀即張子一集而卜人才之日起也歡賞欣慕不能自已輒從而誇歎之如此

王琴德詩集序

子少攻詩祖構一隅於古作者之波瀾房奧懵然
未有所得其後與琴德遊上下其議論不覺心開
目明始能稍稍窺見六義之旨琴德之言曰詩之
爲教雖小夫婦人一語稱工輒能傳世而論其極
則學士大夫窮老盡氣翦刻規撫而往往不逮斯
其故何與宋元君之命史作畫也其始儻儻然不
趨其旣解衣而槃薄鄭師文之學琴也內得于心
而外應于器彼皆全乎天者也文章之能事惟詩
境爲最濶而其感人亦最深若唐宋諸大家詩外
皆有事在當其休乎天釣而根器學問心精骨力

悟詣才鋒遂種種涌現于詩中後之人逐影而求
之詎有當與琴德性情篤厚神觀飛越妙解獨契
照見古人心髓于千世之上興酣落筆急起而從
之故持論如此蓋其宗法之高鑪錘之妙皆勝予
數十籌而餘子之退舍卻步又無足論矣曩丁卯
歲初與琴德會于金陵旋別去自後離合不常已
巳庚午同客吳門予居桃花塢琴德寓滄浪亭畔
間數日輒相見詩篇訓和頗多甲戌同舉南宮予
留京師而琴德轉客濟南予送之廣寧門外執手
悵悵不能別佇立道旁望其車塵漸遠乃躑躅歸

寓回思愴恍如昨日事蓋我兩人之別未有如是
之久者而琴德別後詩益奇奄有衆長不名一體
挹風騷之趣規開寶之格而變化縱恣出入于坡
谷之間中有天馬不可以人力與也予入都以後
所作如拙工之畫俗師之琴舐鉛和粉鉤絃柱指
而已矣其天不存焉蓋獨學無友故所得日以頽
墮回念昔日相從山游水泛途嬉巷飲每遇會心
狂呼大叫頭沒杯案中未知平生何日得再續此
樂序琴德之詩以貽之庶幾琴德之有以進予也

陳太暉青柯館集序

乾隆庚辰我 國家萬方送喜慶典稠疊 特開

恩科試天下士於其鄉而平湖陳子太暉哀然領
浙江解首攜其所刻詩曰青柯館集者過余宣武
門邸舍乞爲之序予不敏謬爲四方君子使定其
詩者多矣獨于茲集乍攬而聳然異之徐味焉而
灑然心愜也夫詩無真意則塗澤稗販皆爲假合
固不足道也而稍能攄寫胸臆則又往往俚鄙樸
僿辭不足以稱其情打油釘鉸去大方日遠矣太
暉 國之俊民家之才子天情開美逸思雕華譬
若瑤林瓊樹未嘗求異於凡卉而抽蕤布條鬱然

獨秀陳子之詩洵非風塵中物色也然陳子之志則豈徒以其柯葉蘊華之奇擢秀一時而已哉蓋有根柢焉今夫柏之爲木有銳葉者有圓葉者有側葉者又有松葉柏身者曰縱柏葉松身者曰栝皆柏之類而又各不同此如詩之平淡濃奇短章大篇格律體製紛然雜出而各不相襲也然其根柢槃深則無不同而薄植者無與焉當其生于兩石之間更萬歲而不大若乃生之得其地上枝摩蒼下根拂黃霜皮黛色自拔于雲霄之表杜少陵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者是也集名青柯意在斯

塗澤稗販者如日及之朝榮而已矣俚鄙樸僂者雖麗有生意如社中之櫟其大蔽牛而終于不才嘻此太暉之所以異也抑更有說焉松之離奇近于狂而柏之質直近于狷太暉有取于少陵詠柏之句也意者不爲狂而欲爲狷乎離奇者人之所惡質直者固不甚諧俗然人亦不惡也夫然故能深以固靜以壽一旦國家將構總章合宮營建章景福將必于如銅如石者是求即不然而偃蹇于空山窮谷之中其如銅如石自若也太暉勉之徒曰詩云乎哉

凌祖錫詩序

吳中詩人凡數人予皆友之於其中單出獨豎以風骨擅場者則推凌子祖錫昔唐人選詩惟殷璠氏英靈一集高於諸選其品隲盛唐諸家多以風骨爲言蓋詩之爲道主於發揮志節藻暢襟靈類多出於孤立行意者之所爲假令齷齪小夫其中未必有而強效昔人之章句縱復歲蕤可觀有識者或從而薄之無他風骨不存焉爾凌子之爲人海懷霞想蕭澹跨俗讀書而外好爲山澤之遊梯高涉深別有會心放而爲詩往往逸思奔發韞轢一切其與數人者雖相視而笑若臭味然要之角然天出獨自成其爲凌子之詩則凌子之風骨爲之也所得如是洵可謂經奇者矣予舊疾未平頽唐自廢若數人者氣盛志銳咸能追逐古賢而凌子之詩排纘先就予因推明其不屑苟同焉者爲是說以貽之

張芸墅詩集序

癸酉冬復有出山之志至京師未數日得吾友王穀原又數日得張芸墅予居椿樹巷芸墅寓隔一巷也與穀原數過焉其時予所與遊者兩人而已

甚恨其少未幾芸墅別去明年穀原去自是以來
至于今居京師八年矣而所得之友無幾然後歎
前者旬月之間而得兩人之爲甚多也芸墅有才
子曰燾旣入翰林從予遊奉芸墅全集以來凡千
餘篇予發而讀之益聞所未聞芸墅衿趣超邁即
之温温然而胸中希高振奇羞與齷齪伍故其詩
有逸氣翔視橫拂側出于行墨之外而不可羈勒
也性好佳山水簷笠所至捫巖歷壑出窈入冥故
其詩刻劃崖窾妙于形似讀之者不啻披圖畫而
得臥遊也以朋友爲性命死生契濶白頭如新故

其詩送別懷思贈酬和荅悃欵敦素情餘于言一
往而深迢迢盜盜使人味之無極聞之動心也所
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或謂近代宛陵之詩
長于解悟嶺南之詩長于風力芸墅生宛陵官嶺
南風流之所漸見聞之所涉亦有以助之夫芸墅
之胸中固自有詩縱居窮鄉絕域何必不工獨其
好之也專取之也博居鄉時輯宛雅一編攬摭宣
州文獻略備以寓其尚友之思過嶺後偕蘇瑞一
羅天尺輩攬環結珮好事者爲繪論詩圖以傳于
時所謂不薄今而愛古者蓋芸墅之性情在焉顧

子與芸墅京邸暫聚大海兩萍數載不可復合何
日復相與酣嬉歡噓如椿樹巷時乎

少司農裘公使浙集序

今天子已巳之春金川平定崇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分遣廷臣祭告名山今少司農
新建裘公時方官官尹實膺南鎮會稽之命記曰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而
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其中兼有五嶽祀典尤重
南鎮非嶽也春官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祀山林
二者有異意者作鎮之山列于嶽者則用血祭不

列于嶽者仍用貍沈理或然歟而堯典又曰望于
山川說者以爲告祭然則國有慶典遣官代祀亦
告祭也公旣蒞事歸輯其紀行之詩爲一卷曰使
浙集竊嘗論之詩之興寄往往因境而移刻畫泉
石者易于清新而未必能雄偉雍容臺省者務爲
瑰麗而患不能超妙計惟奉使之臣感恩戀闕必
有優渥之言而星軺所屆又得名山大川以攄豁
其襟抱則于詩家爲宜然今之行人其詩歌可傳
者卒尠何耶天機未高胸次凡猥當其銜命出疆
有簡書之責有川涂跋涉之勞翻若迫窘詰屈無

暇寄情于江山翰墨間者由斯以談詩之道豈繫乎其境哉夫是說也第可爲中材言之而名賢達士初不以是概也予讀公此集其模山範水之作鏤空繪虛幾欲與苦吟之寒士較其工拙而至于紀述功德敷陳典禮端端皇皇又非若么絃偏韻徒斤斤摹寫于一邱一壑之奇者然則公之詩固不借助于境而亦非境之所能域者歟 本朝稱詩者羣推新城王尚書尚書以康熙甲子官少詹事奉 命祭告南海撰粵行三志皇華紀聞又刻其詩爲南海集今公亦以宮端代祀與尚書先後脗合而詩歌之工又如是後之學者讀公此集不知以爲與南海集何如也

金軒來函風月令詩序

全椒金子啓南字軒來以善詩稱頻年客蜀轉客京師所著遊稿甚富頃復自出新意取詩函風及小戴禮記月令篇拈題賦之得五言八韻律詩如千首律之細韻之高一時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考之唐試帖命題雜取載籍罕有及六經者間有如鶯出谷之類則又委巷流傳爲大雅所弗道蓋詞賦盛而經術衰故貞觀義疏之學終唐一代傳習

者甚寡

今天子金聲玉振以實學爲海內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禮部試貢士首以循名責實發題蓋欲學者削煩除濫崇雅黜浮由記問辭章而徐進于研經窮理之地

皇極之敷言垂訓深切如此軒來之爲是編也取經義而鼓吹焉笙簧焉于有韻之文即具訓詁之學庶不致于務華而撥其實也且此二篇者稼穡艱難之象欽若茂對之理靡不具于其中取而詠之不與責實之

訓益有合乎昔者杜氏仲連有月令詩一卷載千通志今已無存至幽風前人雖未見吟詠而明初林子真嘗繪圖五幀藏于秘府是編出一洗唐人命題之陋可以補仲連之闕而與林氏之圖並傳矣

家盤溪小停雲館詩集序

曩予與盤溪山游水泛靡日不同泊予浪迹四方北則齊魯燕趙南則荆楚閩越與盤溪別甚久而盤溪居閑養疴品日高藝日工士林交推重焉予服闋里居始得與盤溪復尋宿好讀其詩已裒然

成集直將追蹤前哲不僅雄長一時已也昔人論
吾家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蓋詩人之作繪形
于色象之外寓意於煙墨之餘實與六法宗旨相
爲表裏古之兼工詩畫者摩詰而外坡仙米顛及
趙吳興董華亭其尤也而吳中則莫如待詔文衡
山先生予觀其甫田集清真古淡詩品之高與畫
品同千百年後挹其清芬有餘慕焉而盤溪生衡
山之鄉私淑最切顏其讀書處爲小停雲齋即以
名其集盤溪畫品固直逼衡山矣而詩復峻潔幽
秀冲和妍雅當更與甫田集並傳也然則觀于盤

溪之詩畫兼工而或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豈篤論
歟觀于盤溪之希風待詔而或謂古今人不相及
不又成虛語歟嘻人生歲月飄忽前塵影事無一
可據爲我有也惟翰墨文章流傳最遠此何良俊
所謂衡山常在天地間是已回憶二十年前予與
盤溪聯牀話雨拍肩把臂轉眼如昨而吾兩人皆
非少壯人矣盤溪獨能以其詩畫自寫須臾留之
藝苑予不勝欣歎遂爲題其端盤溪名廷奎由名
諸生貢入成均所居曰盤溪草堂學者因別呼盤
溪云

魏生詩序

聞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蓋聲詩之道本乎風教關乎家國君父之大非獨山林長往幽憂侘僚不得志者所能工也士君子生逢盛際苟具能賦之才即其異日之對揚明廷敷陳絕業可卜焉歲戊辰

天子肇舉東巡大典登臨所及

睿藻煒煌而高淳魏生恭和

御製殆遍都爲一編鋟諸木將以遍于當世之公卿而謁予爲序生草莽之臣也賡和

天章大夫之職也予於此可以得生之志已夫風騷之作類皆發乎忠愛之思卷阿天保已爲後世應制奏御之作導夫先路生雖跼伏衡茅然當此千載一遇之會其忠愛之思勃鬱而不自禁固宜其長言詠歎惟恐不足將所謂可爲大夫者非歟生居石臼湖南煙波耕釣足以自樂懷文抱質詎患終匿而不出邪對揚明廷敷陳絕業之事生其勉爲新詩靜以俟之

鄭慎人燕中懷古詩序

今京師爲幽薊舊壤在漢爲冀州在唐爲范陽遼

金元明以來荒墟廢壘斷垣殘甃遺迹尤不可勝數修地志者主于紀事載實而已至于登臨憑弔永歎長言則惟托諸詩歌爲宜自昔燕山懷古之作惟陳子昂盧藏用諸篇最著其後范致能充通問使其詩亦能具體若王秋澗趙淦水元遺山郝陵川程雪樓姚牧菴盧疎齋之流留題覽古更彬彬盛矣莆田鄭慎人客京師別出新意取諸古蹟各爲一詩其意主于懷古而體格則樂府遺聲也長者數百言少或數十言以著書之筆論事之識而一寓之于詩不特使登臨憑弔者讀之低徊感歎足以發其遐曠之思而隸事之工持論之正抑亦地志家所莫能遺也慎人夾漈之系著述頗有家法此一編者特其碎金爾序而刻之以貽好事者

紀心齋啼猿集序

予居京師殤子女五人紀侍御心齋時相過慰藉時侍御逾四十未有子也其後持服南歸服除得一子重挈家口北來而所得子亦以痘殤乃出所著啼猿集示予予讀之爲侍御悲兼自悲矣予之悲悲其所喪之多假令如侍御之喪其一不若是

悲矣侍御之悲悲其所得之艱假令如予得子之
易亦不若是悲矣骨肉之愛至重也何以若此蓋
天下豪者之愛其子每甚于窶者豪者以多子爲
福惟恐或損之窶者以多子爲累喪其一未必甚
悲也必如予所喪之多而後悲焉豪者多畜妾媵
得子甚易而偶失之則以爲大戚窶者得子易則
賤而忽之不甚珍惜也必如侍御之得之甚艱而
復失之而後悲焉夫骨肉之愛而以所遇分厚薄
亦可傷矣乃天子豪者輒多畀之以子于窶者反
從而奪之嗚呼何不平之甚也豪者多不能爲詩
窶者深哀永歎多借詩以發之吁詩果足以紓予
之悲乎哉究之亦何補于亡者也夫悲之而無補
于亡者此其悲之所以無終極也

袁漢初壽序

士之所重不必名位也其事親不必祿養也然爲
親者多以是望其子歐陽詹之父母詹在側雖無
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
今之欲仕者于古人所爲求志達道拜獻成身之
義一切姑置勿論但就其爲養之一端言之庶幾
猶爲近道者與彼其汲汲營營惟懼不得疑亦君

子之所弗譏也雖然祿養有命不可必得也假令
樵山釣水差足以給勤身力作以奉甘旨所謂力
養非耶士之舉于行省試于禮部也不下數千人
一旦通籍授官歸拜其親捧檄而趨庭衣錦而舞
綵閭里指日以相夸詡斯亦奉親之至榮也斯榮
也橫目二足者往往得之而袁君蕙纒力學治古
文五試禮部不第將納履而歸爲其親漢初翁壽
自恨連蹇不能中有司程度以一當親意求予爲
文歸而張之壁以侑一觴予雖不識漢初翁觀其
子之志于古意其人亦必賢者也夫古所謂行義
成身而仕者在蕙纒既有所未暇及而世俗之捧
檄而衣錦者命又不能致也不得已而言力養則
蕙纒又酷貧無山可採無水可釣即欲剷桑藝秫
牧豕呼牛亦不可得吁蕙纒可謂窮矣所藉以博
其親一笑之歡者惟此區區一序惜乎予之羈窮
孤特其言無足重輕不能慰漢初翁以申蕙纒之
志也

吳母程安人壽詩序

吳君二匏之賢母程安人守節撫孤四十年辛巳
四月七十生辰徵詩四方作者數百人二匏彙成

西苑文存卷十七
一帙屬予序之予觀古來才士之工于文者每樂
得奇節偉行而爲之摹寫然後其文足以聳動觀
聽增長氣燄又或旁采巾幘中之幽光潛德以發
抒其筆力若李習之于高愍女歸熙甫于張貞婦
恒沾沾自喜三致意焉甚矣文章之傳托于其人
其事以爲重也 國家致治之極遠邁隆古天下
純純然安其分守其職士大夫于道德氣節事業
功名皆無可以自見非人才之不及古也旣無險
難閔凶之遘于其前則亦不復有艱苦卓絕之行
以震耀人之耳目而蘄峻之筆奇偉之文亦幾于

無所用降而求之意惟巾幘之中尚有潛隱伏隲
可供紀述者與安人之稱未亡人也年二十九力
持門戶以母兼父師二匏承安人教鵲起藝苑乾
隆丁丑 御試高等賜官禁近遠近皆稱安人若
節之報也如安人所樹立可謂難矣然其所行實
皆庸行非有犯危難蹈湯火之烈也雖然彼犯危
難蹈湯火而甘之如飴竟伸其志者亦不過各求
其心之所安焉而已矣奇之至而實非有所改于
庸也若安人之守節撫孤四十年如一日而親見
其子之成立庸之至而要非有所歉于奇也然則

謂必待奇事始足以發奇文此特才士之結習簸
弄柔翰以取名者之所爲而儒者之文不爾也夫
以安人之高節持之堅守之壹其後日之膺旌受
封皆意計之所不及料而况名譽之播聞乎徵詩
四方以發揮而揚厲之者二匏志也于安人何有
焉

西莊始存稿卷十七

西莊始存稿卷十八

記

重修蘇州府大堂記

蘇州府治廳事創於唐乾寧元年自唐歷明迭有
興廢 國朝順治初始重構大堂迄今復百餘載
堂漸圯棟橈榱折丹粉剝落風雨濺漏過者惴惴
焉厭覆是懼乾隆十六年閏五月郡守劉公以曹
州守銜 命移任是邦甫下車見堂圯不治愨然
憂之念政務旁午未遑也逾年利興弊革案無留
牘乃請於大中丞莊公出罰鍰所儲鳩工庀材撤

其舊而新之教授萬君佐其役築榭來窟瓦甃釘
鉸之屬必躬視焉毋有苦窳旣歲事請予記之予
於是慨然歎公之能識政體且敏於其職而又以
知一時涖斯土者上下共濟之誼因以慶吳人之
遭郡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賦役獄訟於是乎
理合郡人士於是乎辨等威而尊瞻聽所繫綦重
矣矧蘇州自昔號大郡今日更甲於江表其人物
殷庶山水秀異冠簪萃聚財賦繁殖咸稱天下首
乃府治之堂顧聽其撓折剝落濺漏厭覆之爲虞
其曷以稱惟是政體之不明媮爲一切苟且之務
將必置增葺爲後圖即或有意整飭而翫愒退縮
蕭然而疲亦將中輟劉公以詞臣負開濟略屢興
劇郡獨能舉百餘載幾廢之迹而繕完之雖因舊
而功不減於剏詎不偉歟抑又思居官者有所興
作貴上下協和苟在上者或從而掣其肘俾不得
展布其僚屬又莫爲盡力即有志欲爲而亦難以
集事惟莊公以起廢爲必不可緩朝請而夕報可
萬君又左右贊助之斯其上下共濟之誼尤卓卓
足述者予聞明宣宗朝周文襄忱撫吳倚任郡守
况公鍾若減浮糧開水利諸事况公請之文襄主

持之故吳人蒙其利今吳復得賢中丞與賢郡守相與以有成推此以修舉廢墮何事之不可集予能勿爲吳人慶邪工始於壬申五月斷手於八月計糜白金若干鎰莊公名有恭廣東廣州番禺人劉公名慥雲南永北人萬君名卓常州武進人例得備書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常熟爲縣舊號澤國南則震澤之水以縣爲委輸而西北枕大江東接滄溟江海吞吐有二十四浦引其流以備旱澇其最大者爲白茆浦次則福山塘塘起邑城鎮海門四十里抵江門漑兩岸田數千頃抑江海之蓄洩皆資塘塘塞闔邑俱病則仰是塘者幾數萬頃明永樂間夏司農原吉姚黃門伯善伍僉憲福先後疏濬久而復堙萬歷中耿侯橘始大濬之侯纂有水利書顧亭林先生歎爲精心農政者也 國朝康熙十九年雍正五年出帑金重濬者再工小未復其故且塘納海水潮汐往來一石而泥數斗較他水尤易淤迄今復二十餘載遂爲沮洳蓋其害有三焉無蓄洩之利隔并游臻田以不治害之最大者一行旅不達江北通泰

西莊始存稿 卷十八
二州估舶貿易者皆裹足其害二福山白茆諸鄉
距城遠民納穗秸者舟楫不得通襁負輸將因重
困其害三辛未之歲郡守劉公廉得其狀乃躬歷
邑境同邑令李君相視情形士民咸踴躍願計畝
出貲以襄事遂請於憲司酌定章程以法懲奸宄
之撓阻者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以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竣工從城北門福履橋
至福山南門柵口凡四千四百八丈深六尺面廣
五丈底廣二丈五尺縻白金一萬三千一百五兩
有奇是役也僉謂劉公實終始厥事以嘉惠兆庶
厥功不訾公蹙然不敢當既又念茲事不可以無
傳俾予爲文記之予惟農田者民食之本也水利
者農田之本也言水利自秦漢以來如鄭白之渠
樊惠之渠咸傳爲歌謠足垂百世之利宋元後水
利尤重於東南築圩開浦之法前人言之詳矣惟
海虞之水前人皆首重白茆而管氏之記謂福山
要害不在白茆下蓋白茆者承震澤以入海福山
者引海以溉田勢有並重不可偏廢也然則復夏
耿諸公之成績俾斥鹵化爲膏腴劉公之盡心於
民者如是可謂知本計也已公諱某雲南永北人

乾隆丁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知四川順慶重慶山東曹州三郡遷蘇州今擢常鎮揚通道按察使司副使

泲野關義學記

姑蘇泲野關舊有義學初自明嘉靖庚寅權使方公鵬萬歷間李公佺臺洪公啟初先後廓而大之立夫子廟三楹輔以兩廡屏以戟門縈以泮水夫子廟西爲堂三楹扁曰明善爲諸生肄業地詳見繆先生昌期記中入國朝因而弗改春秋丁祭及諸生膏火俱權使以羨餘公帑給之乾隆丁卯

大中丞安公復捐貲增葺規模燦然春誦夏絃樂羣敬業彬彬稱盛焉壬申之秋有妄男子爲社長建議以西廡改社倉復欲改明善堂作會計出納所二百餘年作人造士之緒將一旦廢墜士民咸不平相率號於當事時安公以織部攝權使即以書抵郡守劉公言其不可公嚴飭別擇倉地義學獲全於是遠近慕義爭輸白金若干重加繕治梁柱朽壞者易之丹粉剝落者新之工竣乞予文勒諸石予考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後世學校與古寔殊而義

學之設猶有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蓋其制特近古且澣墅之學尤有切而不容緩者其地當九達之衝舟車所經大估游客所萃其奢怵之俗嵒窳媮生之習相煽成風惟設之學以儒術漸摩之庶足葆其淳樸之氣今賢公卿知俗吏刀筆筐篋之爲不足以化民成俗力排浮議而存之於以振興儒術爲士民勸而一時士民聞斯令者皆踴躍悅服樂趨厥事亦以見人性之善而天下舊章成憲之無不可復也是役也爭先捐助者陳生之楷等若而人而董其事者爲夏生潢施生夔王生宗濂

云

永豐縣學記

廬陵之支邑曰永豐縣縣有學屢徙而未定其先創自宋至和間在縣治西南紹興七年遷縣治東十七年復遷縣治南即今重建址也自宋歷元明迭有興廢至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夫子廟年久圯壞乃改爲崇聖祠其齋署如故而移建夫子廟於縣治左顧偏處闐闐湫隘囂塵特出一時權宜不足爲經久計乾隆十三年知縣事江侯伍圖決意請復遷原址而重建焉又念原址瀕於江多水

西華如不稱
患前所建皆庠陋故煩屢徙乃廓大之倍於其舊
閱三載工竣縻白金一萬八千有奇中爲夫子廟
廟後爲崇聖祠前列兩廡其他尊經藏書祭器樂
器有庫大成有門名宦鄉賢有祠省牲齋宿有所
禮門義路有坊有泮池有戟門其左爲明倫堂爲
奎文閣爲忠義節孝等祠爲射圃繚以周垣其外
築隄三十三丈以捍水又創置學田二百畝有奇
以給生徒膏火費壯麗堅緻彤彩鴻紛釋菜告成
遠近歡躍乃礱貞石乞予記其緣起稽古成均之
法旣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至於鄉大

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各掌教事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嗚呼盛矣迨其衰
也青領佩玉之士廢其學業去而乘城見闕以候
望爲樂於是學子隨而思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
不嗣音蓋刺學校不修也洵乎化民成俗之本學
校爲首務已今 國家承平以來
列聖重光表章正學以儒術爲海內倡大化翔洽
百有餘年於茲天下府州縣衛莫不有學其制蓋
猶然族師閭師比長之遺意而永豐一邑猶以規
制未備爲憾江侯懼學子之將去而不嗣音也獨

舉垂廢之緒一旦力振興之非能深識化民成俗之本而勤於其職者與且永豐夙稱人文秀異地歐陽文忠公實生其鄉其文章風節爲一世所宗今重建斯學凡爲師若弟子者誠能服習鄉先正之緒言由是以蘄至于聖賢之路比年而校之小成大成之盛必有復見於今日者予故樂睹其成而以蘄至于古者爲此邦之人士勸焉

儀徵縣許氏五世建學記

建學有司職也好義者或率私錢以助役亦間有之獨儀徵許氏以五世建學聞儀徵地濱江介爲江淮發運所人習鹽筴許氏世有善行不與衆商伍縣學舊在城東明洪武初因州學址重建萬歷初知縣事樊養鳳徙于資福寺基明末頽廢國朝康熙乙卯許氏有贈中憲大夫承遠者創建大成殿及兩廡承遠病且卒命其子中書舍人松齡續建明倫堂甲子松齡建堂成并葺居仁由義二齋甲午松齡子附貢生候選知縣彪復建尊經閣製藏書之櫝數十購經籍貯之雍正乙卯遭大風棟楹稍摧剝彪之子候選州判華夫復捐貲繕治癸酉華夫之子舍天球又增葺之來乞言于序

西華女存私 卷十八
今自習俗之媮也貲郎估客坐擁厚貨拔一毛利天下有所不爲而土木之費多施之浮屠老子之宮往往金碧構架聳出乎飛巖絕壑之表而黷序傾撓蔑有過而問焉視許氏是舉可以愧矣且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一家之事其成之猶有難者許氏以一邑之事爲家事而復世濟其美勿替引之俾師若弟子咸得有絃誦地非仁人之用心歟昔者文翁治蜀興學校旣去吏民思之爲作學堂于其側彼當官盡職者其賢猶得于後世許氏于學非有職守而勇于義如此其將與斯學相爲終始又可信已故不辭而爲之記

戶部土地神祠記

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神祠之不見于祀典而莫能廢者土地其一已古土地之祀則神州地祇社稷是也後世旣以神州地祇爲一又祀社稷矣乃又以守土之神爲城隍其名始南北朝見唐張說杜牧李商隱之文又因城隍而析之爲土地按其名似城隍小于土地而其實則土地反小于城隍城隍惟郡邑有之而土地則一解署一聚落皆得祀焉于唐以前未之有也惟朱長文伯原稱唐

石刻燃燈經在汾州衙土地廟中韓琦安陽集有祭贊皇縣太平鄉北馬村土地神文晁補之雞肋集有祭亳州土地文鄭俠謫英州賃居明化僧寺有賽謝明化寺土地文而朱子文集亦有祭土地文則此號蓋起于宋時而明亦祀之雖不載于正史而見于正統間之童謠所謂雨帝雨帝城隍土地者是也戶部署向有土地祠明天順間建尚書年富侍郎薛遠實董其事湖廣清吏司郎中江陰卞榮爲文記之歷久且廢乾隆丁丑秋協辦大學士大司農蔣公溥少司農劉公綸相率出錢重建旣成闔爽過于其舊神用悅康歲時祈賽克稱焉夫土地之所從來旣非一日而戶部爲周禮地官之職其官爵勲階實定于唐一戶部二度支三金部四倉部今分直省十四司即戶部屬也銀庫緞疋庫顏料部即度支金部倉部之意也而徭賦職貢之方經費調給之算藏貨贏儲之准悉以咨之亦與古無殊其事較他部尤繁所繫尤重然則神之以妥以侑以福吾人所益多矣今者秋祀斯所寧惟神之靈有所依抑亦合署之慶也是爲記

吳縣陶氏義莊記

所貴乎鉅室甲族耆儒碩彥者爲其能敦任恤樂
施予以芘其宗人俾緩急有所恃賴而其人亦遂
爲一鄉表率風漸俗摩日進于淳龐篤厚之地厥
功甚偉故國家特設爲異格以尊禮之斯足貴也
昔我
聖祖首頒惇睦宗族之訓越若

世宗則有樂善好施之旌

皇上御極以來凡出粟振饑者或給與職銜章服
或爲建坊表其門閭烏頭綽楔具載璽書以爲光
寵蓋士之爲義于其鄉者出于其心之誠非有所
求于上也上之重義舉而爲之旌別不使與齊民
齒將以風勸薄俗非有所私于其人也上下交相
待然後風俗成焉吳縣陶氏其先世在明初爲鳳
陽勲衛官其後有靖侯公以龍驤衛千戶調蘇州
衛右所永樂中征交趾陣沒交趾平卹死事賜葬
吳縣華山之麓實爲遷吳始祖迄今將四百載支
派蕃衍中人之產數分析則不繼鰥寡孤獨廢疾
者莫能養也于是故候選員外郎諱篠字渭陽捐
常稔田一千餘畝以贍族人又出白金二千餘兩
屋三十餘楹以爲要會出納之地乾隆十五年江

蘇巡撫奏其事得

旨議叙以原銜升班先用嗚呼以一人一家之事而得上徹

宸聰綸章特賁何其榮與豈非以睦婣任恤之誼有足爲風俗勸者與陶氏之爲吳中著姓而非徒擁厚貲者所敢望蓋以此也慨自太宗繼別族食族燕之法廢凡古所謂宗以族得民相與攜持固結而不可解者其道漸不可復矣義莊之設宗法之變而合乎古者也在宋皇祐初范文正公實勗斯舉錢公輔記之載于宋史及東都事略而歐陽

公作神道碑不著其事者偶遺之爾厥後東陽陳德高設于開禧間記之者渭南陸氏無錫華雲設于明嘉靖間記之者荆川唐氏也然古之爲義莊者未聞上之人有恩數以表之也故陸氏之記深慮夫爲善者之無所勸而致望于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以及其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爲之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今陶氏之事遂得發聞于朝親承溫綍遠邇聳聽視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之力豈不相什伯與于以見我國家以重民爲家法政教所被靡隱弗達如此故澆漓之習日以革

惇叙之風日以懋有自來矣蓋非獨爲陶氏一家之榮而已也渭陽哲嗣爲我友夔典力學砥行爲名諸生曩與予定交京師臨別屬記義莊本末諾之未果今年郵寄事略一冊屬其兄在衡復以請遂爲撰次如右云

嘉定縣移建育嬰堂記

育嬰堂收養棄嬰自順治十七年以來累奉

詔旨著爲令嘉定向置于城內東南隅垣宇庳隘乳婦無所棲多攜嬰各歸其家月朔赴堂支雇直而已以故乳哺但存空名司事者無由鉤稽久之

且就圯矣又其地曠少居民僉謂不便乾隆二十九年里之善士相與謀曰今欲永善舉必得善地而憚遷改惜勞費事曷以集迺告于邑令具以白監司大吏擇城隍廟東隙地移建焉地當孔道諸務易給諸善士各捐白金如干鎰旣構堂于中復翼以門廡廊舍庖湑井園畢具落成請予記之予考王制有曰幼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則曰仲春養幼少存諸孤而又有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之文夫僅以春養而言則三時尚有闕豈上之人歲一舉行而餘時則聽民之自爲經理與若常餼

其費甚繁不知何從而出也周官大司徒保息之政有六先以慈幼鄭氏注引越語范蠡之策以說之產子三人者與之母二人者與之餼意蠡爲報吳立此權禮而其制則亦有所因故鄭氏援以說經與要其條目之詳不可得聞矣今茲之恤孤保赤蓋猶然春養之法保息之意焉予又伏讀

皇考世宗上諭因京師廣寧廣渠諸門有育嬰堂敕郡邑未建者悉補建又必擇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行之然則堂之移于此不特協經義亦遵綸言也諸君子好義種德踴躍趨事自今以後資

用日以贍條理日以密可爲經久之計非盛事與嗚呼天之道樂生而惡殺是故兩間皆生氣也人心一生機也古之聖人欲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物之遊于其宇者咸悠然無天闕摧折之患此其道甚大而其運轉天下者甚微彈丸下邑掇十數黃口飼之事若細甚然而惻隱之心人所固有

一命之士心存利物于事必有所濟不可于此徵其端哉登是堂者睹幼孤之遂長樂疢癘之不生有不欣慕喜悅油油然動其心者哉洵乎人性之大同而爲善之可樂也其捐金倡義者爲俞復軌

楊隆吉周宏遠嚴錦堂徐裕昆若而人屬予以文者汪蓋思也

重修滋陽縣大堂記

乾隆某年新安朱君謁選得滋陽令入其郭草礫交於衢登其廳事棟宇庳且侈漏剝落焉爰詢之寮吏則皆曰斯堂之立也一修於明宏治中胡侯縉再修於嘉靖中江侯應昂今二百年於茲矣凡令斯土者視去其官如逆旅傳舍置增葺爲緩圖斯堂之廢不治固其所爾朱君喟然者久之逾時政浹案少留牘乃節縮月俸所入撤其舊而新

之窠榘末厠瓦甃釘鉸之類必躬視焉母有苦窳工旣竣屬予書其顛末予惟海右之邦究稱雄鎮而領縣則滋陽爲首古之陋巷近在縣南闕黨達巷在城北舞雩在城東南此皆禽父之所治而孔顏之所居也其南池東門則又李白杜甫之所吟眺也從來多古意不信然哉夫縣治之有堂乃一邑發號施令之地荒而不治將曷賴焉且滋陽之小人號鄙野難治將欲尊其瞻視非崇基立觀以示之非所以端治體也朱君于政理之暇修舉廢墜率作興事可謂盡心焉耳矣落成之後堂東西

西華女存私
卷十八
三
庫及廨舍左右廂次第就理又泗水自龍灣河口
入境環東北隅至金口壩折而西亦率私錢甃以
石蒼龍臥隄桃花夾岸再還舊觀因其事並系邑
中遂牽連附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四莊始存稿卷十八

